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娘子軍 第七回 說休書托言父命 發傳單擴張女權

卻說愛雲唱畢歌詞後，又聽了許多人讚美，倒很高興，便對張大嫂道：「聲音一道也是心志上不可少的東西，那些忠孝節義的思想都由音樂鼓動出來。所以學堂裡首很重音樂一科。照這樣看來，非但說學堂唱歌書都要選擇善本，就是論到時下小曲也須得特別改良才好。」張大嫂答道：「這句話真正不錯，但是如今戲曲很有幾部好曲本，不比從前那些濫調，這也算得改良句。改天我來邀你去聽新戲罷。」愛雲道：「這也很好。」

又談了些學務事情，隨即散會，當下就帶了全堂學生回堂。

方才走到堂裡，突見一個管門的人急急忙忙進來對愛雲道：「師奶奶府上有人來叫，說是老爺病重，趕快請師奶奶回去。」愛雲一想不知道什麼人生病，莫非是固齊狗賊喪盡天良弄出大病來了？我回去一轉再講。連忙請假回去。哪曉得走到家裡，只見固齊忙來忙去並不生病，才知道公公染了時症，病在危急，險到很了不得。那時候愛雲親遞湯藥，曲盡孝道，這都不在話下。不多幾天，病竟日重一日，竟成不起。愛雲盡哀盡禮，自不消說。一面報告堂中另外請人庖代。

光陰迅速，喪禮已畢了。有一天固齊對愛雲道：「我如今父親已死，我的母親不能專主那些事情，都要由我主張。你從此以後須要對天發誓，改過自新，不要到女學堂去才好。你的公公去年准你進堂，如今公公去世，恐怕沒有第二個公公呢！」

你須聽我吩咐，天天裝飾，天天服役，常在我身邊伺候伺候，才合出嫁從夫的宗旨。你可知道麼？」愛雲道：「我在女學堂裡充教員也算文明極點，於你何干？如今立憲已有年限，將來都要靠著本領才好吃飯，你不要來嘍哩嘍唆。」固齊笑道：「我叫你遵我號令，不懂什麼教員不教員。就是論到女教員，你已做了四月有餘，並沒有半個銅錢拿來我用。你如果再進堂去，我就要謹遵父命了。」愛雲道：「公公有什麼話語？」李固齊道：

「那天父親病重，我找人來叫你回家，哪曉得你這個壞東西不在堂裡，想來總是發洩愛情，倒貼別人去了。我父親臨死時有話吩咐說道，叫你不要做教員，如果不聽好話，可拿你休了回家。我今天先告訴你，你再照這個樣子，定寫休書，不要你這種無用的東西。我聽說孔夫子尚且出妻，何況我等呢？」愛雲聽了大怒，暗想我畢業的時候就要和他興師問罪，因為公公准我進堂，這恩不可不報，所以遲遲未行。如今公公已死，正是我發達女權的時候，這機會不可錯過。便罵道：「我做了什麼壞事，你捏造公公的遺命休我回去？我那天不在堂裡，原是去赴音樂大會，研究音樂，誰人不知，誰人不曉？難道我不在堂裡就和別人發動愛情不成？你這個狗賊，這樣刁難我，今天定和你拼命！」當下鬧了一場，隨即到明強女師範學堂裡，一見沈振權放聲大哭。

沈振權問道：「你為什麼事，姑且對我講明，我總沒有不幫你的。」愛雲就哭訴道如此如此。沈振權罵道：「這個人真正壞到極點，正拿我們女子不當人看，那還了得。我看你的宗旨早要舉行，因為學業未成屢次讓他一步。如今恐怕到期了。你趕快刷印傳單，敦請各女學堂的女教員、學生，在下星期日到你家去和他講理。那時女教員為將，女學生為兵，興起一班娘子軍來，不怕他凶到哪裡去。」愛雲聽了破涕為笑，便道：「如此我就先去刷印傳單，立將告白寫好，一面找人去印，一面又走到智育女學堂裡商辦大事。」岳趨星出來歡迎，看見愛雲面有哀容，便問道：「愛雲妹妹是不是為了公公去世這樣哀戚麼？」愛雲道：「這倒不是。」就拿丈夫罵他這些話語以及沈振權叫印傳單的宗旨，細細告訴一番。岳趨星聽了大大佩服，便道：「我們女子這樣虧苦，難道天天要伺候丈夫不成？還要說退休回家，這又是什麼話！如今新世界上還有這種不文明、不開化的男子，真是少見。妹妹今天不要回去，就在我這塊住宿，也好和妹妹談談。」隨即接下去道：「妹妹千萬不要煩惱，我到那時候定帶全堂的女教員、女學生和他血戰一場，使這個野蠻男子曉得我們女界也能夠結團體、起義兵，男權漸漸奪回了。」

愛雲點首稱是。

隔了幾天，傳單已經印好，愛雲就找人去分。那些個女學堂的女子知道有這樁事情，個個不服，個個痛罵。愛雲得了這個信息，暗暗喜歡，便對岳趨星道：「我的脾氣並不是要好吃懶做，有失家規，不過想熱心教育使黑暗女界中放出無限光明，我雖死無恨。」內中有一位女教員很表同情。這女教員姓周名濟卿，便對愛雲道：「唉，我們女子彼此都有同慨，在父母身邊的時候雖則吃些纏足苦頭，那父母還是愛惜，還不致十分受苦。等到嫁了男子，公婆的差使不知當了多少，冤家的賊氣又不知受了多少，我們女子的苦楚說也說不清。別人說苦似黃連，據我看來更比黃連苦十分呢。還有一種不平的禮法，丈夫去世，那女子身上著得雪雪白如孝媳婦一般；如果女子去世，那丈夫只戴一個藍帽結，至多再加一條白腰帶，這根白腰帶必須著過公婆的孝服方可。還要分些杖期與不杖期的名目，這還是古人定得服制，不好倒也氣得過去。此外還有些忍心的丈夫，前妻才死就托別人說媒。似乎弔的人在前，賀的人在中，不多幾天前妻的屍骸未冷，那如花如玉的後妻居然同牀共枕了。這個不平的事情豈不把我们氣死！俗語說人生不幸作女子，這句話真正不錯。照這樣看來，難怪愛雲妹妹要動干戈呢！」岳趨星插嘴道：「愛雲妹妹那位丈夫真正待她苛刻，這又是當別論。」

你還不甚知道她的傳單，你可看過麼？」周濟卿道：「我方才看過，這樣丈夫真之該死，莫非女子進學堂個個都要休回家去麼？」

正在談論間，愛雲看見有人進來，抬頭一看叫聲阿呀，原來沈振權來了。那些女教員個個請她坐下。沈振權坐了一刻，便對岳趨星道：「愛雲的苦志我從前早已告訴你，如今那丈夫這樣唾罵，非但說愛雲一人沒有光彩，連我們全體女學界亦生阻力，大有切密的關係。你此番正要熱心公益，邀了全堂師生同去評論，收回男子的強權才好。」岳趨星道：「這是應盡的義務，無不竭力。況且愛雲妹妹助我開辦女校的巨款，就此也好圖報。」沈振權點首稱是。愛雲聽了大喜，便對沈振權道：「我有打頭陣的幫手，倒也不怕。從此女權發達，女界光明，就在這一舉了。」隨即口吟一首七絕詩。其詩云：

可憐巾幗產中華，欲補情天乏女媧。

若果同仇能戰勝，深閨遍種自由花。

岳趨星聽了這首詩，連忙拿了紙筆代為抄錄下來，讀了幾遍，拍案叫絕，便道：「幼年女子中竟有這種文才，我正崇拜到了不得。可見那位丈夫無福消受，反弄出這些廢話來，真正又可惜又可恨呢！」還有那些女學生看見這首詩，人人叫好。

愛雲暗想：「我們女權已漸有發達的起點，從今以後造出一個花團錦簇的新女界來，也好揚眉吐氣。便笑對沈振權道：「我們女界自從開了女學堂以來，女權已經逐漸發達。那些開化的男子也知道文明進化，男女都是平等，好比是並蒂的花、同林的鳥。只有我的這個男子如此無情，使我受種種不平等、不自由的壓力，好像我的身體同他買來的丫鬟侍女一般，豈不可慘！」愛雲說到這裡，就有人插嘴進來。要知這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加批